有这样一个女人

——记咸阳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崔秀英

周　矢

提起崔秀英，咸阳市一市十四县的育龄妇女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这个崔秀英，从1988年6月起，没要国家一分资金，硬是靠她的两只手两条腿一张嘴，和几名退休的老太太一起，办起了全陕西省第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

为办医院，崔秀英找咸阳地区妇联的肖主任和刚刚退休的市二院妇产科主任蔡玺商量。蔡玺一听说是搞计划生育，马上说："人家高薪聘我去当医生的事，我辞了。我和你一起干！"妇联肖主任也说："这是大好事！我尽全力支持你。"

没有钱怎么办事？就是在门口竖一个招牌，还要买块木头油漆一下写几个字哩，崔秀英二话不说，把自家的案板扛来，做了门匾。没有检查床怎么办？崔秀英找人把自家的长沙发拆了，立马做了三张检查床。就连住院病人用的病历牌，也是蔡玺用画报和挂历纸裁下来，两面糊上一张白纸，写上"咸阳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病历牌第×号"字样，用铁夹子一夹，一面一底挂在墙上，便成了。别小看这纸糊的病历牌，要到医疗商店买一个带铁皮的病历牌的病历柜，要好几百元哩。而她们，向商店要一个纸烟箱子，便是病历柜子了。

一切因陋就简。自己刷墙，自己缝被褥，自己扎工作衣。能借的就借，不能借的，就买医院多余下来的器械。实在不行，和医药公司商量一下，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先拉进中心再说。就这样，服务中心在1988年6月正式开诊了。

开办一个医院，得有病人上门才行。崔秀英聘请的医生蔡玺在服务中心坐镇，她自己便带一名小护士下乡普查妇女病了。她们决心请病人上门，找米下锅。头一站，崔秀英来到咸阳市的沣西乡，请乡政府动员育龄妇女来查体。崔秀英是个满不错的妇科医生，她上学就学的是妇产科，她随身带了药，带了手术工具，一边查，一边治，小手术如人流、取环上环之类的当场就做，大手术便告诉她们到服务中心去找蔡玺。蔡医生职称是副主任医师，相当于副教授，又参加过援助苏丹的国家医疗队，在咸阳市颇有些名气。加上服务中心的手术费极低，一个吸引流产只要6元钱，一个扩刮只要10元，上环取环则才要一块钱。她们又上门服务，不担搁病人的工夫，这样的好事谁不来？一传十，十传百，沣西乡乡政府的小小手术台旁边立刻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妇女，人们争先恐后，唯恐崔医生走了。有一名绝经几年的老年妇女想取环，过去取了三次节育环都因为出血没取出来，她以为这环儿一定长在肉上了。崔秀英和韩景月医生一起下来普查，韩医生只用几分钟就给她取了出来，又不疼，也不流血。她高兴极了，说："服务中心做的手术好，我们信得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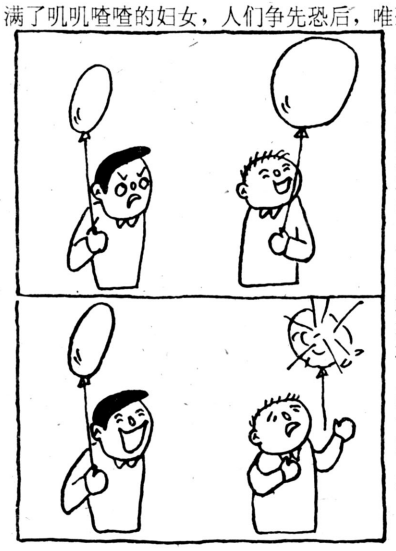
就这样，崔秀英和蔡玺跑遍了咸阳地区六个县区、四十二乡镇，前来技术服务中心落实计划生育各种手术、妇产科急症、难症和不孕症的病人络绎不绝了。

医生最怕的是手术事故。一个怀孕五个月的妇女上门检查，一查，是死胎。死胎会引起大出血，大出血可能要死人。做不做？可病人不走，说："你救救我吧，我跑过几个医院了。"于是收下来，果然是大出血。崔秀英和蔡玺连夜抢救。那冷的冬天，两个人满头大汗，单为输血就往二院走了三趟去取血，崔秀英一直是跑步去的，一身的汗。到早晨4点，病人脱险了，两个人才同时松了一口气。

本版编辑　叶广芩
刊头设计　范红江

就这样，咸阳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生存下来了，发展起来了。51岁的崔秀英，和58岁的蔡玺，领着其他三名年龄均在55岁以上退休的医护人员，硬是把这家中心办成一个人人皆知人人欢迎的计划生育医疗中心。如今，各个县连残疾儿的鉴定，也要送到这家中心来做了。

崔秀英图了个啥？当上级对她说要奖给她1万8千多元时，她说："我不是为了钱才干的，这笔奖金，我全贡献了。"两年来，她没有报过一次加班，没有领过一文下乡补贴，还拿她的100多元的工资。



旁观者的心态　马先卿

最后的考勤

张汉军

——一九九零年七月，长青林业局华阳林场一名伐木工不幸因公殉职。

灯下，考勤表模糊了双眼。一缕山风推开门扉，朦胧中响起你熟悉的脚步，回望身后，一片新叶带着傍晚冰雹烙上的印痕从屋外飘然而入，一种难言的悲凉在心底升腾。——你再也不能微笑着看我在灯影里慎重地在考勤表上写下每天辛劳的笔记了！手中细若纤指的笔，顿时象溪边巨石一般沉重……

你，挺直的腰杆，结实的身板，有青松的倔强和勇敢。同住一条山谷，同在一个采伐队，哪一个宿舍没有你爽朗的笑声，哪一条小路没有你响亮的足音，哪一根原木没有你滚烫的汗滴！每天的晨曲、是你洒扫庭院的「沙沙」声，送走夕阳的是你磨斧、锉锯的声音。小夜曲的旋律中总少不了你疲惫的鼾声，那一组音响，在我们的梦境中，常响起遥远，亲切的乡音。

而立之年，你有过叹息，有过不满妻子娇嗔的报怨，父母的担忧和思念都在你清悦的锯声中，随着山头的雾消逝在一线青天的怀抱。似乎这山、这水就是你人生的最高坐标。一次次艰难的攀登，一回回摔打的伤痕，一声声心痛的慰问，凝注着你多少真挚的深情？你抡斧开路，挥锯倒桩时矫健萧洒的身影时时震撼着我们刚刚成熟的心灵。

可你却去了，带着我们的敬慕，匆忙地去了……

早上，到工地的路上，还在说昨夜的暴风雨，还在说嫂子给你的那封信，还在说你见到女儿的心情，还在说你家乡的稻香，还在说即临的中秋……

而暮雨中，担架上松油点点的工作服裹着挺拔的你，折断的弯把锯血迹斑斑地在风雨中哭泣，一声「好大哥」哽咽在我们的喉嗓里……

山，依然无语伫立，溪，依然欢歌笑语，天，依然瓦蓝一线，只是起伏的林海中再也寻不见你……

……朦胧中，拾起那片青翠的白桦叶，颤抖地拿起笔，在考勤表上庄严地写下你最后的日记，也写下了我们——林业工人明天的壮丽！

山野人家　郭德胜　摄

古渡老船工

李建荣

一位老船工
静静地坐在
余晖染红的古渡口
粗糙的手
正抚摸那熟悉缆绳
往事在记忆之河上漂流
缆绳牵动早年的帆影
破碎的记忆
渐渐收拢
成一个黄土地的故事

老船工
坐在古渡口
岸畔长满酸枣树
沟沟壑　绿色遍布

急战

张守明

雨似箭夜如漆
塌方　中断
一声炸雷
把我们从梦中惊起
出动出动全体出动
铁镐铁铲
直扑前方六公里
叮叮当当当当叮叮
单调不失凝重
粗犷不乏细腻
太阳没有出来
我们出来了
从泥泞中
带着泥泞的馈赠
嘟嘟嘟
每声畅行的车鸣
都是我们快慰的笑意

脸

刘三余

（散文）

我在琢磨一张耐读的脸。

一张充满诱惑而又绝对称不上英俊的脸。

一张普普通通民警的脸。

田海宁，年近五十的人了，脸上依然红是红，白是白，不显松弛，只有精神，使人想到了秋季里那舒展明净的天空。

臭美！唔，记起来了，昔日我对这张脸的第一印象：早晨洗漱完毕得搽抹两次呢。头遍圆扁铁盒上注有上海造的友谊牌香脂，二遍玻璃小瓶散装的雪花膏。手上挤兑上那雪白，"啪！啪！"于手心上来回拍，"啪！啪！啪！"又用掌心在脸面上扑打，最后才细细敷匀开去。大丈夫的事也在马背上，雄性的脸当嵌上阳刚的粗砺，就忍不住揶揄他："拍个×呀，那么响！"那脸也不恼，皱起鼻头凑近前来问：香不香？

这张脸目细眦裂腮帮鼓起一对"李玉和"。人称他"金天侯"。能拉二胡，能翻跟斗，能唱秦腔"挣破头"，赶到道白就露了馅儿，"城固泡菜关中调，只顾自家嗓门悦意不顾观众害耳病。

同是这张脸，有一回却堆满了悲惨的"旧社会"，一任走五洲风雪腾四海云水：身为公安干警，利用工作值勤之便向货主讨要西瓜吃，什么作风！和《小兵张嘎》上那个胖翻译有甚两样！人们遂从解放军攻打锦州不怕牺牲不肯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事迹联系到田海宁平素搽脸之恶习，由此可见其资产阶级思想由来已久中孔老二毒太深太深。批判会尾声，该他作检查了，一张腊黄的脸哆哆嗦嗦：我吃掉的是货主的一个西瓜吗？不，不，我吃掉……吃掉了贫下中农本色，吃掉了吃掉了文革成果，吃掉了吃掉了革命路线……

今天，这张脸在我面前生动起来。阔别多年，旧事重提，逗得他吃吃直笑，是那种从实实在在的心底里谱出的那种可意的笑。永恒的时间究竟是怎样把过去的涩酸酿成了今日之恬淡？听人说，他干内保民警，整天价东跑西颠的。听人又说，这人"瓜实"了，好象和钱有仇哩。独生女上大学，带的刷牙缸还焊了底边，上边的字样还是从前的"为人民服务"哩。最近又听说，大约是巨核桃俩枣的好处吧，死活不收那送上门来的。更不管怎么说，看来这富有毕竟属于他了。因为，我从面前这张脸上读出了自己的羡慕，遂又忍不住撩拨他，田兄怎么魄力越来越小了，前二年没见过吃车皮吃化肥吃救济款人的脸上啥成色？就见他敛容正色道："啥成色？我替那些以公谋私的难过哩。这会儿搞廉政，抓路风，晚上咱还是一挨枕头就有个囫囵觉，心里没鬼，天天精神！那些人呢，心亏气短夜夜单怕风吹草，日日哪有个好气血？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张脸走后于斗室留下一缕清香。据称，搽脸现在成了他的"保留节目"，巴掌依旧拍得那么响。还认真解释说，头遍香脂为了自家脸面滋润，二遍雪花膏予社会美容，顺序不可颠倒。至于流行的这个霜那个蜜什么新潮产品，用不来，别扭。

书法　松德

花香

王　鑫

隐隐约约，飘来一阵花香，清馨中有一股甜甜的味道。抬眼细看，远处长着一簇不知名的白花，它们一片一片，密密匝匝，紧紧地贴在一起。

我向那簇花走过去，愈走愈觉得香气浓烈，来到近外竟有些刺鼻。那是一种有黄色花芯的小白花。我探身低头，深深地闻了闻，果然不似先前的感觉了，优雅的清香变得有些呛人。

在远处很吸引人，真正接近了却又难以接受。

我徘徊着，思索着，猛然悟出世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些事与这花香很相似。有话说：人，因为陌生相逢，因为了解而分手。

我又回头望了望那一簇小白花，它依然是那么清香，宜人！我知道，从此我是再不会走近它了。

小站（木刻）　王冠群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